

纽约市小型高中的兴盛及其动因分析*

■李辉

摘要:自2001年以来,美国纽约市小型高中开始走向兴盛。小型高中的产生和发展旨在解决大型综合高中积习的诸多弊端,以提升高中教育水平。纽约市通过兴建大量新的小型高中以及改造薄弱高中以达到改善高中教育质量的目的,这一改革的动因可以归纳为规模效益和质量效益两个方面。其优势在于:小型高中的规模投入与产出相比,其效益明显高过大型综合高中;小型高中的内部管理与教学,对于学生知识与能力的培养有着大型综合高中无法比拟的优势。

关键词:纽约市小型高中;纽约市大型综合高中;学校规模;教育质量

中图分类号:G639.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14)23-0013-03

近年来,美国城市中薄弱学校的小型化改造成为教育改革的重点内容,“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成为教育改革关注的核心。在投入和产出的计算中,小型高中潜在的和远期的收益正逐步为美国学校领导所认知。如今,高中小型化已被视为提高教学质量、降低辍学率的有效方法之一而被广为采纳。纽约市“教育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于2001年上任伊始便着手大力推进纽约市的小型高中建设,此后,小型高中开始在纽约市兴盛。

一、小型高中的内涵

在美国,“小型学校”(Small School)是指能给学生提供更亲切的学习环境、充分满足学生需要的、规模较小的学校,是相对于注册人数达千人的大规模学校(Large School)而言的“小”,它所蕴含的是在反对大规模学校基础上对恰当学校规模的追求^[1]。美国现代小型高中的产生主要针对的是美国大规模综合高中改建中出现的辍学率攀升、学业合格率下降、师生关系疏离和青少年犯罪率升高等一系列教育以及社会问题。有学者认为,大型综合高中存在的问题在小型高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而且小型高中无论是从学校环境还是教育质量,都要优于大型学校^[2]。

随着小型学校运动(Small School Movement)的开展,美国芝加哥、波士顿、佛罗里达、马里兰和佛蒙特等地相继创建了一批规模在500人以下的小型学校,并颁布了促进小型学校发展的法规。2000年,在时任总

统克林顿的大力支持下,美国在两年之内拨款1.7亿美元用于建立小型的学校社区。在这场小型学校运动中,小型高中开始设立在各个城市,或者从薄弱高中内部产生。2002年,纽约市教育局(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为了方便高中小型化改革的开展,根据在校生人数将高中划分为大中小型三类:小型高中,即在校生数在550人以下的高中,九年级注册人数少于175人;中型高中,即在校生数在550人到1400人之间,九年级注册生人数没有具体规定;大型高中,即在校生数在1400人以上。九年级注册人数没有具体规定。

二、纽约市小型高中兴盛的动因

(一)高中的规模与效益的考量

谈及高中的规模,必然要涉及规模与效益的思考。学校规模经济是指同比例增加对某所学校的投入,其教育边际收益(学生的学业成绩和个人发展等)始终大于边际成本(生均成本等)的经济现象^[3]。美国大型综合高中的倡导者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等人鼓吹学校“越大越好”。科南特的拥趸者认为拥有千人以上学生的大型综合高中,既可以保证学术专业化,又可以提供综合高中为实现包容一切这一民主理想所需的多样性,而且大规模学校的公共设施、公共场地和艺术音乐实验室也都有更高的利用率,因此人均费用要低于小规模学校。相反,小型高中并不能产生高的学术水平,也难以招收足够数量的学生来提供差异的课程选择。这种思想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10JZD0037)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李辉(1972-),男,河北石家庄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博士后,主要从事教育政策、比较教育研究。

有其合理性,但同样也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一方面,大型综合高中同小型高中相比其优势也是其劣势。大型综合高中在发展中所倚重的是制度的完善和执行的到位。但“机械化”同样是大型高中不能解脱的枷锁。另一方面,随着城市中心区综合高中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型综合高中问题丛生,教育质量不断滑坡、师生关系日渐疏离、青少年犯罪率也不断升高。在此情形下,教育政策制定者和教育问题专家不能不对大型高中的“越大越好”的观点提出质疑。一系列实证研究表明,大规模学校较高的辍学率和重复注册率会抵消规模经济效益。

纽约州立大学教育与政策协会(Institute for Education and Social Policy)参照纽约州教育委员会1995-1996年度学校预算报告等资料,对纽约州121所学校的规模与效益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小规模学校的年生均费用虽略高于其他类型学校,但小规模学校的辍学率和留级率相对较低,而且入学时学生成绩差、经济地位低和少数族裔学生有更高的比例。1999年,研究者运用该方法在内布纳斯塔进行重复研究,结果发现小规模中学无论是学生毕业率还是升学率,都比大规模学校表现好。因此该协会认为,从学生毕业率和升学率这两个“产出”的重要指标来看,小规模学校的表现比大规模学校好,小规模学校有着更大的教育产出和潜在的社会效益。施泰福(Leanna Stiefel)等学者在1998年对纽约市高中规模、学校开支和学生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后发现,资源投入和学校产出密切相连。就纽约市而言,尽管纽约市小型高中的在校生生均花费和资源投入量要高于大中型中学,但是较高的升学率和低辍学率使其毕业生生均花费保持在整个纽约市学校系统的最低水平,同时他们还建议政策制定者能够合理分配资源,给予小型学校更大的发展空间^[4]。

(二)纽约市小型高中的运作与质量收益的思考

1. 教学效果

“小”总是与“灵活”相对应。学校规模小,课堂规模自然也会小。因此,教师在实施教学时,教与学的语境可以是灵活的,包括活的内容、形式和师生的沟通方式。具体而言,每个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知识获取可以获得更多的教师关注;学生的兴趣点更容易被教师捕捉和放大,构建适合学生的学业前景,学生在这种小范围的课堂环境中,相较于大班级,会降低自身的焦虑感,有助于培养个体的学习能力和群体协同能力。当然,除了课堂教学外,学校规模对学生的课外活动也存在显著影响。课外活动对学生的培养更多地是体现在群体的协作和创新能力的发现与提升。大型综合高中在这方面并不具有优势,因为就培养学生的群体素质和创新能力而言,活动并非同规模大小成正比。小型高中反而可以为学生提供更为丰富和多样化的活动,学生活动参与水平远远高于

大型综合高中,而且小型高中的学生在课外活动中所获得的满意度也优于大型综合高中的学生。

2. 学生表现

福勒(William J. Fowler)等人在一系列研究中发现,与大型中学相比,小型中学的学生对学校的态度更加积极,其出勤率和参与学校活动的程度都要高于大型中学^[5]。沃尔伯格(Herbert J. Walberg)等学者的研究发现,在小型中学,诸如破坏公物、盗窃、旷课、辍学和暴力攻击等现象发生的几率也大大低于大型中学。这表明,在小型中学,学生能更多地关注自我形象的塑造,而并非认为自己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因而,他们的自律能力更强,也能更积极地学习、生活和遵守学校纪律。而小型中学之所以存在这样的优势,可能与小学校能够给学生提供更强的归属感有关^[6]。加腾等研究者发现,这样的归属感有助于减少学生之间的隔阂,增强学生的自我意识和责任感^[7]。

3. 学校氛围

小型高中能够为学生提供可融入的真实场景、个性化教育和基于绩效的评估。在美国,顶尖私立学校的学生数量通常都控制在400人以内。这个学校规模并非随意设置,而是经过理论考证和多年实践的结果。在校数量在400人左右的高中会有更高的毕业率、升学率、出勤率和更加安全有序的校园环境,家长和社区的满意程度也会更高。因而,小型高中成为纽约市高中改革在规模上的首选。

布朗大学于1984年成立的教育研究机构学校联盟(The Coalition of Essential Schools)研究发现,小型中学成功的关键除了规模较小之外,更在于师生的彼此了解和学校相互信任的氛围以及强烈的升学愿望。克朗斯基(Klonsky, M.)的研究也表明,小型中学的师生关系和生生关系都要比大型中学更融洽。在小型中学,具有积极态度的学生和教师的比例要远高于大型中学。不仅如此,小型中学与家长及社区之间的关系也更紧密,从而更易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与大型中学相比,小型中学更注重为师生营造一种温情的校园氛围,从而有效地预防了校园犯罪和违纪行为的发生。实践表明,小型中学此类问题发生的几率远远低于大型中学^[8]。

4. 组织创新

小型高中改革之所以成功,与学校内部组织管理因素的影响和学校外部保障机制的有效促进是分不开的。一方面,教职员工队伍的稳定性对学校的发展非常重要。在人员之间相互依赖、密切联系的小型高中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小型高中内的人际交流状况要明显优于大型综合高中,这种良好的人际关系也为课程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9]。

在纽约市中学小型化改革的外部运行保障机制方面,迪马蒂诺(Catherine Comstock DiMartino)通过对纽约市教育局与一家中介机构联合建设小型学校的过程

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一方面,纽约市教育局和投资基金会在小型学校建设方面存在不同的认识和诉求,而中介机构则在学校目标、课程设置和财务支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10];另一方面,学区作为高中的直接领导机构,其支持对于高中小型化改革顺利开展也有着重要的作用。霍尼格(Meredith I. Honig)以组织创新理论为依据对学区中央办公室在小型学校运行中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两个学区三年的量化研究数据发现,中央学区办公室在保障小型学校政策的连续一致和有效执行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中央办公室的组织架构和氛围也会显著影响学区负责人有关中学小型化改革的决策和行动^[11]。克里斯汀·波顿(Christine Burton)对学区在小型学校组织建设中的作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小型学校在学生学习成绩、出勤率、课外活动参与度和毕业率等方面的良好表现是和学区的支持分不开的。学区为小型学校的有效运行提供了重要的组织策略和经济保证。而且,学区还通过网络教学、课程循环和学区内部合作等方式推动小型学校形成自身的特色课程,增强对学生和家长的吸引力^[12]。

5. 教育平等

纽约市 1974 年的“小型学校运动”发起于纽约的第四学区。该学区的一大特点就是西班牙裔黑人聚集。黑人作为美国的少数族裔,其所在学区的教育排位在全市 32 个学区的最末,体现了当时纽约教育不平等的一面。少数族裔和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学生对学校规模的敏感性要远大于其他学生。而在小型高中,这些学生具有更高的积极性,其家庭背景和学习成绩之间的关联性也远远小于大型综合高中。詹宁斯(Jennifer L. Jennings)和帕拉斯(Aaron M. Pallas)通过对纽约小型高中的学生来源进行研究,认为多数小型高中坐落于城市中心区,学生以处境不利儿童为主,他们的成绩和进步都是在学校依靠自身努力学习而来,小型高中的突出表现也是依靠其自身的合理运作而不是依靠剥夺大型高中的优质生源^[13]。纽约小型高中学生入学前在学习成绩方面不及大型综合高中学生,但他们入学后成绩进步十分显著。在资源数量和使用方面,小型高中和大型综合高中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相反,小型高中可以为这类学生创造更多的平等机会,学生在小型高中可以享受应有的资源和学习的权利与机会。

总之,学校规模的变化并不是纽约高中小型化改革取得成效的唯一因素,而是促进学校其他条件改变的一种催化剂。由它所推动的教学方式的改进、管理组织结构创新和良好校园氛围的营造才是纽约市高中小型化改革得以成功的真正因素。虽然纽约市高中小型化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其在前进道路上依然有很多阻碍。威德(Mary Ann Raywid)就认为,行政官僚阻碍导致的自主权有限、公众对小型中学认识的缺乏和

误解以及资源分配不到位等是各地小型高中改革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她建议纽约等地通过给予小型学校更多自主权来提高小型学校的运转效能,也建议小型学校加强与教育局的沟通和协调,通过争取更多资金支持 and 雇佣更多优质师资来提高教育质量^[14]。

参考文献:

- [1] Mosak E. Small Schools, Great Strides: A Study of New Small Schools in Chicago [M]. New York: The Bank Street College of Education, 2002.
- [2] McQuillan, P. J. Humanizing the Comprehensive High School: A Proposal for Reform [J].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1997 (5):284-303.
- [3] 王善迈. 教育经济学概论[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 [4] Stiefel, L. The Effects of Size of Student Body on School Costs and Performance in New York City High Schools [R].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and Social Policy, 1998.
- [5] Fowler, Jr, W. J. School Size and Student Outcomes [J]. Advances in Educational Productivity. 1995 (5):112-131.
- [6] Fowler, Jr, W. J., Walberg, H. J. School Size Characteristics and Outcomes [J].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1991, (2):189-202.
- [7] Cotton, K. School Size, School Climate, and Student Performance [EB/OL]. <http://www.nwrel.org/archive/sirs/10/c020.htm>. 2011-07-02.
- [8] Klonsky, M. How Small Schools Prevent School Violence [J]. Education Leadership. 2002 (2):134-147.
- [9] Goring, J. My School Is Better Than Your School: A Study of Relationships Among Schools Within A School [D]. Columbia University. 2008.
- [10] Wallach, C. A. Distributed Leadership and Decision Making in High School Conversions [D].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07.
- [11] Honig, M. I. No Small Thing: School District Central Office Bureaucraci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Small Autonomous Schools Initiatives [J].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009, (6):235-257.
- [12] Burton C. How Small School Districts Can Organize to Afford Their Small Schools [D]. Seton Hall University, 2005.
- [13] Jennings, J. L., Pallas, A. M., New Small Schools Enrol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from other NYC Schools? [R]. Annenberg Institute for School Reform, 2010.
- [14] Raywid, M. A. Not So Easy Going: The Policy Environments of Small Urban Schools and Schools-within-Schools [R]. ERIC Clearinghouse on Rural Education and Small School, 2003.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 邮编 100875